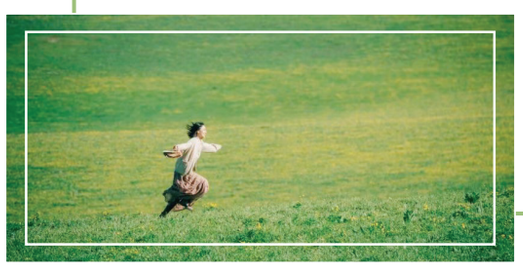
心中的阿勒泰



王本道

由新疆作家李娟同名散文集改编的八集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成为这个春夏热门的影视剧之一,不仅收视率登顶,还成为首部入围戛纳国际电视剧节主竞赛单元的长篇华语剧集。把散文作品改编成电视剧并获得成功,在国内尚属少见的尝试。电视剧讲述了生长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少女李文秀在大城市追求文学梦想遭遇挫折之后,回到阿勒泰老家,在当地生活的点点滴滴。剧情也一如散文作品,实景般再现了阿勒泰的风光和牧区群众的真实生活。

剧中的故事大约发生在20年前,也恰恰是在20年前,笔者参加了在新疆召开的一次全国散文期刊编辑、作者联席会,也曾到过阿勒泰,看到了那里山川草原的绮丽景观,并曾光顾牧民温暖的毡房,看到了毡房中色彩艳丽的挂毯,挂毯上展示的猎鹰标本和狐狸皮,听到了哈萨克族男子5岁就能骑烈马、10岁敢斗俄狼的故事,特别是各民族年轻的姑娘在绿草如茵的草原上忘情地且歌且舞的场景,至今仍让我悠然神往。

李娟在原著中对草原的描写是细致入微又多姿多彩的:“我的阿勒泰,她是狂野的梦,也是山野的风。”“那些云,大小相似,形状也几乎一致,都很薄,很淡,满天都是——这样的云,哪能简单地说它们是‘停’在天空的,而是‘吻’在天空的呀!它们一定有着更为深情的内容。我知道这是风的作品。”“站在山顶往下看,整条河谷开阔通达,河流一束一束闪着光,在河谷深处密集地流淌。草原是绿的,沼泽是更绿一些的绿,高处森林则是蓝一样的绿”……这原生态的书写,奠定了这部剧成功热播的基础。

电视剧中,我们看到的阿勒泰自然风光美不胜收,葱郁的森林,高耸的雪山,肆意奔跑的马群,水草丰茂、牛羊肥美,即便是一匹马,也会有诗一般的名字——“踏雪”。那里的人们,不但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更是充满真情。剧情的主线,是少男巴太和少女李文秀之间的青春之恋,真挚而青涩,足以打动人心。剧中祖孙三代的天伦之乐,虽然奶奶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父亲和儿子间看似“别扭”,但他们实则互相关心,男子汉之间赛马叼羊的兄弟情义,女孩子们参加舞会的姐妹情感……阿勒泰历来是一个聚集地区,各民族和谐共生就是阿勒泰的人文底色。哪怕是话听不懂,也不会影响情感的融洽。一个小卖部,就能成为众人的聚散地。诚如李娟在《四版自序》中写到的:“这些文字所描述的是自己十八岁到二十多岁出头的年纪。那时的‘她’生活在乡野田间,与周遭现实格格不入……闲下来总是一人深入远远近近的田野边河水边散步。‘她’没法融入当地年轻人的圈子,也不能接受像他们那种经营人生。但‘她’从来不曾否定他们,反而总是羡慕他们……”“我写下的故事曾让无数读者向往,其实最向往的是我自己。”第一集中,喜欢写作的李文秀迷茫于写作如何下笔,但是她记住了讲座上一位刘姓作家说的“去爱、去生活、去受伤”。这正是当年曾在新疆热情接待过我们,并在早期鼓励过李娟的著名作家刘亮程说过的一句话。而这句话,成为剧情发展里隐藏其后的完美逻辑。总之,无论是原著,还是电视剧中的讲述,都是原生态的,并无轰轰烈烈的场景,且极富人间烟火,诸多画面,让故事的叙述和人物的命运流动起来。

当今世界,眼前的一切都在不断变化。生产方式也在由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逐步进入智能时代。《我的阿勒泰》恰如一股涓涓细流在很多人心中流淌。剧中随处流露的那种异质之美、简单清澈的价值观让人们感到,人生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活法,局部完美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正如文秀在草地上似乎自言自语说过的一句话:“有时候,好的生活是不需要多少钱的。”记得七八年前,一首歌曾唱遍祖国大江南北,歌曲的名字记不清了,只记得其中一句歌词:“生活不只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如今已极少再有人唱这首歌,随时光流转,倒是那句歌词演化成的一句话“还有诗和远方”流传至今。很多人都向往的“诗和远方”是什么呢?尽管没有一个共同的答案,很多人似乎都心照不宣地理解为,是一个人不同于世俗追求的高尚品格情操,是一种人生境界。它没有功利,也不是为了炫耀和虚荣,它是一种无负担的行为,它可以没有大量财政后盾,只需做好契约社会该做的事情即可。曾热播过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以沉浸式的影像风格和恬逸的美学意蕴,展现当代都市人疲惫的灵魂如何在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中重新发掘生命意义的价值过程,展现了乡土所具有的治愈性力量,让更多的人对“诗与远方”有了较为具体的理解。而《我的阿勒泰》的成功热播,让更多的人对“诗和远方”有了自己的一种诠释。用恬淡的笔法,散文式的镜头,娓娓表现出阿勒泰地区的自然风光及当地人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人与人之间质朴醇厚的情感,让众多的人看到了生命的不同面和无数可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最让观众共情的地方。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让观众在阅尽阿勒泰绝美风光的同时,传递出宁静又强大的精神内核与生活哲学,温暖了很多人的心。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阿勒泰”,电视剧的热播,更引发了人们对自己心中的“阿勒泰”的深层次思索——面对现实、寻找自我、塑造自我,是每个人成长的必修课。如同李娟在书中写到的:“最安静与最孤独的成长,也是能使人踏实、自信、强大、善良的。”

题图由剧集《我的阿勒泰》出品方提供

甘于跑龙套的人

——怀念张小鼎先生

刘运峰

最初知道张小鼎先生的名字,大约是在1996年。那一年的某一天,《中华读书报》刊出了一篇报道,其中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张小鼎最近遇到了一件很开心的事:买到了一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这是根据1938年版《鲁迅全集》重排的,其中包含鲁迅的译文。张小鼎告诉记者,《鲁迅译文集》自从1958年出版以来,一直就没有重印过,这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恰好可以满足阅读和研究鲁迅译文的需要。

对此,我深有同感。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鲁迅全集》曾有1958年版、1981年版,这两个版本多次重印,总印数少说也得几十万部,而堪与《鲁迅全集》等量齐观的《鲁迅译文集》,除了1958年印了5000部普通精装本,1959年印了1700部特精装本外,之后几十年就再也没有重印过,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因此,有人重印带有译文的《鲁迅全集》,的确是一件令人感到高兴的事。

没想到,几年之后,我竟然见到了张小鼎先生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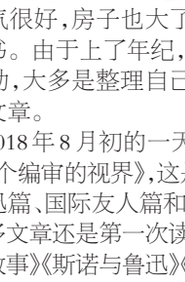
那是2001年的6月12日,我应邀参加由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召开的“《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座谈会”。在全国宣传干部培训中心报到处,有一位年纪较大的人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会务人员一起热情地接待大家。他见我来报到,就伸出手来说:“啊,刘运峰,我知道你。我是张小鼎。”我愣了一下,赶忙说:“啊,张老师,您好!”他说:“听说你是从南开大学毕业的,我也是南开大学的,咱们是校友!”这一下子便拉近了我和他的距离。细细观察,张小鼎先生个头不高,但很壮实,他的眼睛很大,也很有神,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大脑袋,与他的身材稍稍有些不成比例。后来,听张铁荣教授说,张小鼎先生人很聪明,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四中,1956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与参加此次座谈会并担任《鲁迅全集》修订委员会委员的张菊香教授是同班同学。他1961年毕业后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后来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资料室和现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参加校注、编辑《瞿秋白文集》《茅盾全集》《老舍全集》等。这次修订《鲁迅全集》,他是编辑委员会的委员。

为期六天的“《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座谈会”开得很成功,大家畅所欲言,有时争论得很厉害,但气氛融洽,时不时发出笑声。会议期间,张小鼎先生和几位年轻人一道,为大家提供资料,组织大家参观,安排大家就餐,那时,他已经是六十岁开外的人了,但依然像年轻人一样,跑前跑后。有时,他也加入大家聊天的行列,河北大学的刘玉凯教授对他说:“小鼎小鼎,大名鼎鼎!”他谦虚地说:“不敢当不敢当!我和大家不能比,你们都是大专家,我是一个跑龙套的!”刘玉凯教授的话绝非客套,因为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人都知道,张小鼎先生堪称一部“活字典”,他博览群书而又博闻强记,许多生僻的资料他都了如指掌,尤其是关于鲁迅、茅盾、瞿秋白、冯雪峰、斯诺等人的生平史料,对他而言如数家珍,帮助大家解决了不少难题,还帮单位避免了重大损失。

6月16日,在会议接近结束的时候,我请张小鼎先生留言,他很认真地写下了鲁迅先生的两句话:“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倘能生存,我仍要学习”。落款为“与运峰共勉”。这是对我的激励,也是他的人生信条。

此后,2001年12月11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鲁迅全集》编辑修订会议”,2005年11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鲁迅全集》(修订版)出版座谈会暨首发式”上,我都和张小鼎先生见过面,他仍是热情地和大家打着招呼,忙前忙后。我也发现,他的腿脚不是很利落,走路有些跛,有人劝他多休息,有事情交给年轻人去做,他说:“没事,为了鲁迅,为了雪峰,我做点儿力所能及的。”还说:“《鲁迅全集》搞完了,我就可以回家好好看看书了。”他虽然没有在冯雪峰的领导下工作过,但他对老社长冯雪峰却充满了感情,他认为他所做的,是在继承老社长未完成的工作。

2006年金秋时节,张小鼎先生回到南开大学,参加入校50年的同学聚会。头天晚上,他给我打电话,我说请他吃饭,他说日程已经安排满了,见个面就可以了。转天早晨,我来到他居住的南开大学北村静园,请他吃早餐,他有些过意不去,特意把老同学带给他的“铁观音”茶分给我一盒。



回到北京之后,他又寄了几部人民文学出版社早年出版的《“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给我和张菊香、张铁荣老师。我在电话中对他表示感谢,他说:“不用谢,这都是出版社以前积压下来准备报废的旧书,我觉得可惜,就收起来了。这种书对你研究鲁迅和现代文学有用处。”

张小鼎先生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后,搬到了距离市中心很远的天通苑,据说,那里空气很好,房子也大了许多,可以安置他的藏书。由于上了年纪,他也很少参加外面的活动,大多是整理自己的稿子,偶尔也写一点文章。

2018年8月初的一天,我收到了他寄来的《一个编审的视界》,这是他的一部文集,分为鲁迅篇、国际友人篇和现代文学篇。书中的许多文章还是第一次读到,如《真假照片背后的故事》《斯诺与鲁迅》《路易·艾黎与鲁迅》《镌刻在记忆中的一位共产党人——记革命前辈、作家谢和赓》等。我深切感到,张小鼎先生不愧是“大名鼎鼎”的史料专家,他的文章多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分析入情入理,结论客观平实,是响当当、硬邦邦的“干货”。这些文章,是能够传世的,也是人们研究相关问题绕不过去的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张小鼎先生在赠书上特意加贴了两张纸,一是《后记:八十感言》在编辑过程中不得已而删去的三段话,二是在拿到样书后他制作的《勘误表》,这也反映了他一贯的严肃认真的态度。睹物思人,更觉得这本书的可贵和张小鼎先生的可敬。

2022年7月3日凌晨,张小鼎先生因心力衰竭在一家健康养护中心去世,享年86岁。他虽然没有显赫的地位和耀眼的光环,但他的业绩、他的品格、他的精神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撒星星的夜

张金刚

最爱在小城独行,特别是在夜里。

当最后一抹夕阳以最炫目的色彩黯然落幕,隐没在楼宇、远山之后,渐着浓墨的天空便开始恣意撒星星。一颗,一颗,东方亮了西方亮,毫无章法,惹逗着人眼。数得失了耐性,夜也不再抖机灵,欻地撒了满天繁星,和盘托出全给了我。

我心向繁星,便逐星而去,信步走入老街。老街不长,年头却长。八百余年建县史,老街应是在了八百年。昔日繁华不再,沉入了历史长河;原来居住的居民多已不在,离老屋奔赴新生。沿街房舍,关门闭户,一片昏暗。抬头望向夜空,星却亮了起来。本属于老街的灯光、喧嚷、味道和有故事的人们,此时是化作一束束光亮,投给了满街星空吗?我想是的。这不,我将星光装了满眼,霍地照亮了我的心。

不知谁在唐朝有心无心地植下一棵槐,根深叶茂一千年。植树人早已作古成了星星,在夜空望着老槐树一年年叶荣叶衰,花开花落;老槐树也已成了洞穿世事、静默不语的智者,居高望着树荫下一代代人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一时,我竟天真地认为:千年来消失的叶、花、人,都已融入浩瀚星空,在高天望着、佑着我们。

驻足树下,我似是听到了又一年新叶萌发的微响,似在轻声嘱我:“管它风雨雷电,管它四季轮转,只管顺势生长就是了!我这一身龟裂枯深的皱纹,便说明了一切;我那向下扎的根、向上伸的枝、向外萌的芽,更说明了一切。我近千岁,仍在拼力生长,你这才哪儿到哪儿?”虽已中年,可作为晚得不能再晚的小辈娃娃,我要再因一点儿不顺而在老槐树下呻吟,便是可笑至极了。他会不会掉根枯枝揍我?

古槐下,小县唯一的新华书店,已在此矗立几十年。槐,树木;书,树人。当年,新华书店的选址建造者,是否也有这般考虑和寓意呢?应该是。千年古槐,已是小城恒星般的存在,令人仰慕。新华书店,作为书香氤氲的神圣殿堂,吸引着数代人追随仰望的目光,也将灿若繁星的知识,倾囊播撒在了曾被贫穷阴霾笼罩的城乡夜空,点亮了无数读者与学子的梦。

我深受其益。正是从县城新华书店运出的课本、教辅,送到了我上学的苍山小学、槐树庄中学,伴我读完了小学、初中,以优异成绩考入师范。我在温塘小学、岔河中学、城南庄中学教过的学生,也是读着这书店的书成长、成才的。我们虽身居偏远,但星光可达。

绝美星空下,我的老师带着我们,我带着我的学生,都曾举着自制星空图,或依循学到的星空知识,在操场上识辨星星、星座;打开手电筒,用光柱在夜空划出一个个奇特的星座形状,想象着一个个神秘的星座故事。我,以及小城热爱文学的人,定对新华书店陈列数层的文学名著记忆犹新,都在心中揣了几本,伴自己走上文学之路。走着走着,自己的书也摆了进去。

如今,新华书店虽然光顾者少了,但决不能撼动它在我心中的至高地位。夜色里,我借着昏黄的灯光,虔诚地默读“新华书店”四个遒劲红色大字,深深地向哺育我成长、照亮我暗夜、给予我力量的这位长者、师者,鞠躬,致敬。夜再暗,书店永远是那颗最亮的星。

书店西侧,有条著名的赵家胡同。从这胡同,走出了一位足以闪耀历史星空的女英雄——赵云霄。小城阜平虽深居太行,却较早受到了党的光辉的照耀。这光辉,温暖激励着追求进步的赵云霄,于19岁在她就读的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河北省早期女共产党员之一。

之后,她苏联留学,湖南革命,被捕入狱,狱中诞女,写下遗书,走上刑场……远在北方阜平的父母,再未等到他们灵秀倔强的女儿。赵云霄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3岁的花样年华,可她与丈夫陈觉“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慷慨赴死的英雄故事,却在阜平大地传颂了95年。她也成为云霄之上,最美最耀眼的一颗星。

狱中,赵云霄为即将诞生的女儿起名“启明”,并在遗书中说:“这个名字是很有意义的。”是呀!白色恐怖遮蔽光明的年代,赵云霄的信仰是坚定的,心永远是亮着的。她坚信“启明星”会照亮夜空,更坚信“小启明”会继承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然而,遗憾的是,启明4岁时因体弱多病不幸夭折。可千千万万的“后来人”接续革命,终于迎来新中国的黎明;又有千千万万的建设者不懈奋斗,描绘新时代的宏伟蓝图。走在赵家胡同,我思绪万千,想向赵云霄烈士汇报:“请您放心,我们就是‘启明’,一定会为阜平的星空增辉!”

胡同口,一个年轻的爸爸正陪女儿放烟花。绚烂的烟花,随着二人手臂的晃动,在空中划出两个漂亮的光环,“噼噼啪啪”,闪闪烁烁,映照着欢愉如花的笑脸。小姑娘伴着银铃般的笑声,开心地说:“爸爸爸爸,快看,一闪一闪亮晶晶,真像好多小星星呀!”说完,欢唱起了《小星星》,惹得她爸爸也朗声附和,像个孩子。我望向星空,想起了可怜的“启明”,想起了小时的我。

在农村度过的童年时光,星空不离不弃,不言不语,是美好的天堂。夏夜,躺在母亲怀里,抬头看着广阔的星空,在嫦娥奔月、牛郎织女、天狗吃月的奇妙故事里,静静地数星星,然后沉沉睡去。有时,和小伙伴一起趁着明亮的星空,疯跑在村庄每个角落,捉迷藏,打游击。天上的星星拥挤而热闹,头顶的萤火虫闪烁飘忽,地上的孩子兴奋到了极点。有时,突发奇想,攀上山头,想要摘下满天星,结果只得喘着粗气,望“星”兴叹。有时,铺张凉席,躺在房顶,望着无边无际的星空,想着无始无终的心事。有的理清头绪,有的越理越乱……

有星星相伴,总是那样纯真,那样静美。我也曾是个有梦、爱笑的男孩,也是个上进、开朗的青年,可眼下为何就被困住,没了笑容?我心里思索,沐着星辉走出老街。虽看不到,却分明能感受到,满身披了星辉,有光亮在伴我夜行。这光亮,来自满天星斗,来自总为我敞开怀抱的老街,更来自我潜藏心底不曾改变的坚守。认准的事情,就一往无前地大胆做下去,总会迎来欢庆的烟花绽放夜空,与星光共美。

夜已深,灯已稀,撒满天空的星星更密更亮了。我似乎看到,老街撒的星星、玉兰撒的星星、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撒的星星、我撒的星星,都在向我眨眼,眼神清澈、明亮、温柔、坚定。瞬时,我也拥有了这样的眼神。透过窗子,我与星星对视,想清了很多。

星夜独行,我心亮了,并深信:今夜星光熠熠,明天定会阳光灿烂。

题图摄影:贻然

荷塘清气(中国画) 季家松

毕生以售书为业的雷梦辰先生,对古籍版本的鉴定和对古旧书文化艺术价值的评判有很深的造诣。本人酷爱读书、藏书,故与雷先生早有交往。雷先生在世时,住在北辰区宜兴埠的一条小胡同内,独门独院。自打从古籍书店退休后,他很少出门。当年他在书店库房值班中了煤气,落下说话不清的毛病,但头脑一直很清晰。

“我生在河北省冀县谢家庄村,父亲是晚清廪生,幼年时看到父亲伏案阅读古籍,受到熏陶,我和哥哥都喜爱读书。我在公立学校读了五年书,后来我们兄弟俩都是因为家庭生活艰难而不能继续上学。1936年,15岁的梦水哥听从家人安排去北京琉璃厂,在舅舅开办的通学斋书店学徒。1944年,也是15岁,我被舅舅孙殿起安排到琉璃厂富晋书社,一年后舅舅又介绍我到隆福寺东雅堂书店学业。由于勤快好学,博得掌柜器重,却由此遭到大师兄的嫉妒,不便工作,我就去了天津茹荼阁书店继续古书生涯。学徒期间,对店里的线装书都设法一睹为快,罕见之书便随笔记下,以备查考。四年下来,我对古版书的知识积累很多。后来因茹荼阁停业,我就在天祥市场二楼自设梦辰书社,专门买卖古版书籍。我把善本书卖给真心需要它、保护它、收藏它的人。对有收藏价值的文化典籍,外国人给多少钱我也不卖,只把它卖给国家图书馆与有关学术研究部门。公私合营时,我的书店并入天津市新华书店古籍门市部,自己成为一名营业员。古籍门市部独立后,改称‘天津古籍书店’,我便担任收购员。”

雷先生说,藏书读书,鉴定版本至关重要。什么是好的版本呢?雷先生说:得从三方面看,一是它的历史文物性,二是它的学术资料性,三是它的艺术代表性。雷梦辰认为:凡精加校勘、错误较少、刻印精工、时代较早,而且具有一定学术资料价值的图书,均值得藏家收藏,其中只要是足本,均可作为善本对待。

雷梦辰先生保存的几种书刊,虽年代较近,但很有特点。其中民国年间的《犹吁酬唱集》为朱印,内收向迪琮、郭则沄、高凌雯等人唱和的诗词。还有一本书,书的封面题为《老残游记》,翻开封面,总共60页,前几页是《老残游记》一书的目录,目录之后照录《老残游记》第一章的部分内容;再往后却是另一套目录,充满革命色彩,令人耳目一新。目录后载有新华社社论《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粟裕将军谈胜利的原因》等,共计19篇文章。雷先生说:“这叫伪装本,书的封面一个样,书里的内容与封面毫不相干。这本所谓《老残游记》的封面只是个伪装,里面的19篇文章都是党的宣传品。这种伪装本在过去只是为了蒙蔽敌人,实际上是利用它秘密地向人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类似这样的书刊,虽不算是古老的典籍,却也属于不可多得的收藏品。”

关于稿本,雷先生说:“稿本分为两种,一是作者手写原稿,二是作者撰完后由别人誊清的本子。稿本又有已刻稿本与未刻稿本之分。上世纪40年代末,我到山东收购古书,在书堆里无意发现一本稿本。我从墨迹、纸张、装帧几方面进行分析鉴别,断定为《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手写的原稿,当即将它买下。蒲松龄的这个稿本,既是作者本人的手迹又在当时尚未刊刻,更是异常珍贵。”

对于跋语,雷先生曾说:“有的古籍带有跋语,跋语能增加这部书的附加值,当然有价值,但也得分清是真跋还是有人故意添加伪造的跋语。”对此,雷先生讲过两件往事:有一年,北平某书店经理带来一部《列子》,为了提高这书的身价,他与天津的一位同业一起谋划,一个人伪造了个顾广圻的批,一个人伪造了个黄丕烈的跋。顾是清代著名的校勘学家、目录学家,黄更是有清一代学界无人不知的藏书大家。这部普通的《列子》加上他们的一批一跋,俨然成了明刻珍本,书价一下子被抬了上去。还有一种抽出题跋的作伪。天津解放前夕,某书店买进一部《玉台新咏》,该书本是明崇祯六年寒山赵氏小宛堂翻刻的南宋陈玉父本,赵在书后有跋。作伪者抽去赵氏后跋,再用浓茶染纸,冒充宋版,以善价售予北平的一位书商。此人是北平隆福寺文殿阁书店经理王殿馨的弟弟,得此书后,很是得意,即刻携书回北平。见到兄长便高兴地说:“我买到一部宋版《玉台新咏》。”王殿馨见多识广,早就知道该书从没见过宋本流传,看都没看一眼即定为明小宛堂本,并指责他弟弟说:“不用看,假的!你这不是在天津给我丢脸吗?”

通过这几件事不难看出,对古籍版本鉴定,雷先生无论是知识积累还是实践经验都堪称大家。

津门名家谈艺录(十二)

雷梦辰:读书藏书要看版本

章用秀

沽上丛话